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九十九回 王象蓋醫子得奇方 盛希僑愛弟托良友

話說閻仲端宴客之次日，紹聞引著兒子篋初前院謝擾，閻仲端那裡肯受。留茶坐下，篋初眼光只是看架上書籍。閻仲端道：「我一發勞動小相公大筆，寫個書名簽兒，按部就班，以便觀書者指名以求，售書者認簽而給。」取出書目一冊，割裁就的紅簽寸厚一疊，放在桌面。這篋初投其所好，按冊寫簽。隔窗看見王象蓋，僱個小廝，擔了一個紅條封的大盒子，一個乾蔓菁饅兒蓋的一個大籃子，也不知什麼東西，擔進後院。

送到堂樓，冰梅取了菜饅兒一看，卻是一百個紅曲煮的紅皮雞蛋。掀開盒子一看，乃是十幾握盤絲白麵條兒，上邊插著一朵通草紅花兒。忙叫道：「奶奶來看！」王氏掀開棍子軟簾一看，笑道：「王中喜了，好！好！」王象蓋道：「小的得了晚生子，與奶奶送喜蛋並合家的喜面。」王氏道：「幾天了？」

王象蓋道：「帶今日三天。」王氏道：「我到六天瞧瞧去。」王象蓋道：「叫他滿月時抱來奶奶看看。」王氏道：「我心裡也想全姑，一定去瞧瞧。」王象蓋道：「留奶奶吃麵。」王氏道：「晌午我還到舅爺家。」

這巫翠姐也上樓來，說道：「真是一個『老萊子』。」老樊也跑的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王哥喜了，那是我的乾兒。休要認到別人家。」王象蓋道：「樊嫂，取個大托盤來，內中有閻相公二十個喜蛋，兩握麵條，我送去。」老樊取了一個大盤，冰梅數了雞蛋，提了麵條，王象蓋向前邊送去。

紹聞感於老僕今日得子，心中不勝暢快。恰好篋初寫完書籤，閻仲端謝了勞動，父子俱從外庭內轉，這王象蓋自與閻相公說話。正合了「相識滿天下，知心有幾人，」兩人像知心舊侶，那話自相投合。

這後邊廚房，老樊燒鍋煮麵，王氏吩咐面鹵汁，急切不能湊手。與雙慶大錢二百文，就把後邊西蓬壺館中面鹵湯，用小盆盛來作澆頭。合家都享了湯餅大慶。王氏道：「這是後館買的面鹵汁，你爺爺在日，是斷乎不許的。但日已將午，早飯還不曾用，王中也該早些回去，只得如此料理。」紹聞道：「爹爹若在，如何會有這西蓬壺館，都是兒子罪過。」篋初方曉得爺爺家法，是這樣森嚴。

本日王象蓋報喜家主，一切提過。到了六天頭上，王氏裝了盒子，一個是彩綢一匹，項圈一圓，鍍金壽星一尊，荔枝銀鈴一對，鉢魚銀鈴一對，手釧一付，腳鐲一付，縫帽緞子一尺，縫兜肚綾子三尺；又一個是長腰糯米滿裝，上面排著二十四個本色雞蛋。雙慶擔送，鄧祥套馬駕車。篋初道：「雙慶是個粗人，到那裡不曉道理，信口胡鬧也是有的。不如街上轎鋪裡僱個人挑的去。」王氏道：「叫樊家跟我坐車去。」這老樊趕緊辦成早飯，合家吃完，自己首帕布襖膝衣新鞋，早已裝扮停當。

巫氏、冰梅看見，都笑道：「看乾兒去呀？」老樊道：「我今夜做個好夢，定有好處。」巫氏道：「什麼好夢？」老樊道：「我不記得了，只是好就是。」鄧祥把新馬套在車上，鋪上褥墊，王氏坐上，老樊坐在前頭攬住用相公。一路轉街過巷，到了園門。

王象蓋急忙來接。但面無喜氣，卻現憂色。王氏道：「我來看喜。」王象蓋道：「半輩子不見什麼，卻也罷了，誰知見面，反惹煩惱：孩子有了撮口風了。」王氏少不的急到王象蓋住室，全姑早接到屋門外。

進到屋裡，趙大兒揉著淚眼。房中有兩個鄰家女人，一見都躲開走了。王氏道：「是怎的了？」趙大兒道：「昨日好好的吃乳，半夜住口，還哭了幾聲。這一會兒，口只是撮起來。」

老樊急道：「不用害怕，我會治，只用一個雞蛋。」自己掀開盒子，取了一個雞蛋，打開小口兒，把蛋清兒流在茶盅內，黃兒放在一邊不用。把孩子抱起來，自己坐下放在膝上，孩子臉兒向下，露出小脊梁來，全姑扶住小孩子頭。老樊用右手食指孺著茶盅內雞蛋清兒，在小孩子後心上、髮際四指以下三寸之上，用指頭揉一揉，向外沾一沾，似有所引之狀。揉了十來揉，沾了十來沾，沾出一根風行來，粗如小豬之鬃，越揉越沾，那毛越長了，約有半寸許。老樊道：「預備鑷子，拔的不緊，這風毛會鑽進去。」恰恰王象蓋身上帶有鑷子，遞與全姑。老樊道：「你小眼兒明，用鑷子鑷住風毛根兒，猛一拔，就不留根了。」

全姑瞅定老樊沾出的風毛，不再長了，鑷住根兒一拔，風毛全出。王氏要看，全姑遞與奶奶。王氏接到手裡道：「這比大人頭髮還粗，顏色是紫的，在小孩子脊樑上釘著，如何能好呢！」

話未落音，小孩子哭將起來。趙大兒抱在懷內，將乳穗塞在口中，那孩子慢慢吃起來。王氏叫趙大兒躺下：「抱住孩子睡罷。」

王象蓋向王氏磕了一個頭，向老樊作了一個揖，真真把一個面面相覷俱無奈何的光景，登時轉成歡天喜地的世界。那老樊坐在牀邊，指著小孩子笑道：「好奴才，不是遇見個師婆卦姑子乾娘，還不知喂誰家狗哩。」王氏道：「你怎的會這個妙方兒？」老樊道：「奶奶不知，說起來話長。我原是亳州人，那時跟著男人，在衙門伺候。那位太爺年將五十，還沒有少爺哩。房下有兩個小太太，上下不過二十三四天，俱生的是相公，那太爺就喜的了不成。不料這七天頭上，那個小相公是對月風，這個新小相公是七日風，一齊都害了撮口臍風。把太爺急得七魂昇天，八魄入地。醫官郎中，有名的大夫，進衙門來怕落沒趣，都躲開了。太爺急的再沒法子。這又不是等時候的病症，萬無奈何，把四個元寶擺在衙門當街裡，寫著治好一個拿元寶兩個，治好一雙拿元寶兩雙。這也不過是急的再沒別法了。卻本城就有一個年老的媒婆兒，說他能治。叫進衙門，就用這沾賊毛法兒治好了。我在一旁觀看，所以說我會治。太爺賞媒婆四個元寶，媒婆不要，說道：『小媒婆少兒缺女，既治好了兩個小少爺，情願跟著兩個小少爺度日月，不少吃哩穿哩罷了。』

若說四個元寶，太爺只用照這沾風毛治撮口臍風方兒，刻成木版，刷上一千張、一萬張送人，太爺陰功，小媒婆跟著也積個來生如人就罷。」彼一時刻印的張兒，我還收拾著，今晚到家，拿出來叫大相公及小相公看。」

卻說王氏本意，今日還要走娘家。王象蓋苦留，一來主母下臨，二來老樊有功。王氏也為王象蓋有獲金不昧之善，意思也覺難恕。只得吩咐鄧祥向曲米街家送信，說改日等舅爺漢口回來，一搭兒去。過了午，依舊與樊家、用相公坐車而回。

到家說起在南園老樊治好孩子臍風一事，大家無不驚訝。

這老樊到自己屋裡取出一個碎布卷兒，叫大少爺看。原來有兩張當票，是正德十三年，又一張廢券，是成化十年的約，上有硃印一顆，中間大紅筆批「銷訖」二字，內卷著一張治初生小兒撮口臍風神效方。上印著：「小兒臍風，醫家多視為不治之症，不知此皆背上風毛之所致也。」下開良方，即如老樊所言。末云「願世上仁人君子，廣為刊布，以濟厄嬰。正德十五年正月春暉堂主人捐梓刷印，遍贈海內。」合家方知老樊之言，有些來歷。

看官，這風毛之說，若要程嵩淑、孔耘軒知曉，定言此事不經；以醫理度之，亦不可為訓。此不過姑妄言之，卦姑、媒婆所傳，豈可深信？

王象蓋老年得子，且擱過不提。再說譚紹聞自閻仲端僦居前院，這家事又多一層照應，遂動了上京入國子監肄業之念。

暇中曾與張正心商過兩次，欲約張正心同往，好結個伴兒。一日張正心來小南院，紹聞邀至書房，再續前議。正心道：「前日賢弟約我，說國子監肄業一段話，我酌度再三，不能以上京。一者家伯春秋已高，舉動需人，家邊內裡不和，諸事我心裡縈記；二來舍弟太小，家伯照顧不到，舍弟生母慙實些，我也著實掛心。比不得賢弟，兒子已進學，又肯唸書，可以脫然無累。」譚紹聞道：「小兒雖然進學，也不犯怕讀書病，但我上京，也得有個先生教他。我有一句話，與大哥商量：張老伯年逾七旬，精神尚旺。我把老伯請來，白日教小兒唸書，及黃昏就在東院裡住，一來老伯愛這個賢弟，省的往來隔著幾條街，太不便宜；二來老伯夜頭早

晚，就有杏姐伺候，也省磕跌絆倒，要個茶水也便宜。」張正心道：「舊例是東家央先生，能如此，我這先生家，就要先謝東家哩。」紹聞道：「我稟知母親，即同孔外父、蘇老叔，下書投啟。我上京肄業的事定矣。」

話已說完，張正心起身告辭，紹聞送出西書房門外。只見寶劍手持拜匣奔的來了。見了二位，各跪了半跪請安，這便不是舊日賭博看戲那個樣子。紹聞接匣在手，展開全帖，與張正心同看，上面寫著：

吉卜十五日潔治豆觴，奉近文賀，祇聆德誨，伏冀台旆寵臨，曷勝門仰。

右啟大即翰念老棧台先生大人。

年家眷弟盛希僑頓首拜

寶劍道：「張老爺帖子，小的適才送到家中，說是張老爺來蕭牆街。只有三個帖子，一個婁老爺帖子還未送，別的無人。

求二位老爺至日賞光。」譚紹聞叫蔡湘留客吃茶，寶劍兒稟辭而回。

紹聞又拉住張正心袖子說：「再坐一會兒，何如？」這二人父執之子，又是副車同年，怎的不親上又親，張正心回首向書房來。說及盛希僑，張正心道：「盛公近況，大非舊日所為，賭也戒了，戲也攆了，兄弟兩個析居又合爨，他弟弟讀書，他自照管家務。所可惜者，壘篋和鳴，卻又琴瑟失調。那位老嫂那個不省事、不曉理光景，鄰舍街坊都是談駁的。盛公弟兄當日為宵小所間，興過詞訟，被邊明府一批，有云『蒞官多載不能成讓畔之休風，反『致有闖牆之涼習』。倒自認了一個德薄政秕的大罪過；這一批把弟兄們竟批成了王祥、王覽，任憑內人譎鶯聲、吼獅子，總一個『叔射殺牛，牛肉作脯』，便完事一宗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我與盛公曾有個換帖子厚誼，近日也覺少疏些，明日定擾他高酒。」張正心指桌面上帖子道：「明日請咱三個，直是『豆觴』，前幾年有不『優觴』的麼？況且當年請客，也還未必有個優觴帖兒。不過差小廝們叫某人來看旦腳兒，這就是盛公子的音榷哩。」紹聞觸著當年實境，忍不住大笑起來。張正心道：「盛公今日刷印先集，卻也上心的很，家伯幾個熟刻字匠，他一齊都叫到他宅裡。咱明日擾他的高酒，也不等他送書，只預先各人要兩部就是了。」兩個說話不覺日晷漸移，齊到衙門口，分手各回。

卻說千四日，王春宇自漢口回來，來看姐姐、外甥。帶了些游商於外各處土產東西，自姐姐、外甥、甥媳、外孫，莫不各有送的人情，逐個有問。見外甥門閭漸次興旺，這舅氏心中也暢遂的緊。到晚而回。

次日早晨，紹聞即去望渭陽公，細陳了道大人聯族厚誼的話。吃了早飯，即自舅氏家坐車上盛宅來。

到了門首，僕從站門了望，看見雙慶趕車，知是譚宅來人，即忙內稟。譚紹聞下車，恰逢盛宅兄弟出迎，同人大廳。婁樸、張正心早已到院拱邀。盛宅各僕從，莫不肅然。這不是因舉人、副榜到宅，別立體統，總因賭博之場，儻督也有八分輕忽，所謂「君子不重則不威」也；衣冠之會，賓主皆具一團恪恭之心，所謂「上行下自效」也。究起來燦燦場兒，當下雖有些拘束，將來只有好處沒有好處，恭敬可以蓄德，緘默可以免嘗。這賓主五人，此時在祥符城中，到了漸遠孩稚半入老成的地位，今昔自有不同。

盛希僑道：「我從來不會說套話，今日備一杯酒，請眾位老哥到舍下，是托舍弟於眾位的意思。您今日都身列科目，會試的會試，入國子監的入國子監。這北京城，原是先祖先君會進士、謁選引見的地方。生下愚弟兄兩個人，到半截入土的年紀，卻只知北京在北，並不知彰儀門值南值西。愚弟兄算得人麼？我是少年傻公子，弄得家業丟了一半子；舍弟還比我差強些，雖也算個副車，到如今老不變了，不能夠中個舉，何日是會試時節？先人常到的地方，如今子孫沒人傍個影兒，著實不好的很。我想叫舍弟隨著老哥們上京肄業，好中那北闈舉人，乘便會試。我遲一半年，指瞧弟以為名，到京城走走，不比朝南頂武當山強些麼？」婁樸道：「二哥年內去，我就年內起身，開春去，我就春天去，老苗子舉人，隨得便宜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是你中得太早，咱兩個年紀相等，可比我才中個副榜呢。」張正心道：「我想去不得去，家伯年過七旬，舍弟太小，在兩下裡住，我少不得在家等本省鄉試進進場，就算出的學門，還不曾去書就罷。」盛希瑗道：「既然承攜，爽快過了元旦，到正月初六日起身，不誤會試場期何如？」譚紹聞道：「咱兩個還得起文取結，方得部咨，這書辦遲滯勒索，得好些時耽擱。」

盛希僑道：「賢弟既肯相攜，把你的履歷交給我，不用你一個錢，我一手辦成，你只靜候起身就是。」

商量一畢，席面上來，賓主交歡，自不必言。這個說，戚老先生已升為宮詹大驕。那個說尤老前輩由內外轉，做到二千石，由外轉而內升，又做了治中府尹，已在九列之數。盛希僑道：「山東張表兄，現在刑部郎中，乃郎文新得館選，在順城門大街住，可做東道主。不然，就叫表兄在附近尋個寓處。」

又說起河南新榮某人，敦篤深厚，將來鼎台重望；某人直捷廉乾，將來府道名員。紹聞忽然想起，此廳當日俱是猥褻之語，與今日相較，天淵相懸，雲泥迥隔，可見地因人靈，福由心造。

追悔一層，痛快一層。不覺吟成一絕云：

宏闊敞院舊家風，意味相懸迥不同；

回首當年原此我，絳唇喜看映彩紅。

紹聞正心中感歎，忽聽得後院有婦人的話評之聲。只見盛希僑顏色略變，走過閃屏後邊說：「有客！有客！」少頃，又說：「給我留一點臉兒何如？」又一句道：「知道令弟是進士，何如呢？」依舊轉回主位。眾官已起而復坐，希瑗還站著。盛希僑道：「第二的，中進士呀！這回到京上，不中進士不許回來，我到京裡看你們去。省的人家大姑娘，看咱家門不當，戶不對。」希瑗坐下說：「哥，讓客吃酒。」盛希僑笑道：

「這也無怪其然。即如前日道台請咱愚兄弟們進署，一坐半天。一位大公祖官，三拱三邀，敬咱做什麼哩？咱又無功名，又沒學問，道台衙門要咱摸卵子不成？不過是敬咱爺爺、敬咱爹爹是兩輩進士，也還是敬咱爺爺有學問，留下了幾塊墨字板。我不長進，董了個昏天黑地。第二的，你是副榜，若不能乾宗大事，只像我這宗下流——咱爹下世早，沒人管教我，說不的了。

我是你哥哩，你要不中進士，我與你有死有活哩。你休看你家媳婦子安詳、曉理，你丈人家是湖廣有名的世家，你一個副榜去走丈人家，他那管家的門上，都是看不見知府的眼睛；就是那丫頭養娘，也看不重這半截子前程。咱只怨咱老子，為什麼不給咱弟兄們，尋個本城讀書主戶做丈人家，只進個秀才，當女婿坐到他堂屋裡，就是天官；偏偏的隔山隔水，叫兒子平白跑到丈人家落個今生不如人。大凡人到了丫頭、小廝不向眼裡擱，他又不曾說，自己心裡明白，任憑你是什麼英雄，再使不著豪氣萬丈。」眾人聽了盛公快論，卻又是閱歷之言，無不心折首肯。

日夕席散，訂明明年正月初六日起身的話，婁、張、譚各自乘車騎馬而歸。